

AI时代影视突围的王道

□ 杜鸿

文艺谈

过去,一部电影从创意到成片,需要编剧、导演、摄影、美术、灯光、录音、剪辑、特效、调色……上百个专业岗位,需要数以千万甚至亿计的资金,精密复杂的产业链条。有的电影,故事乏善可陈,但只要摄影够炫、剪辑够快、特效够炸、明星够大,观众依然会被“专业感”震慑,资本依然能找到收割的借口。这个场景正在走向现实。

想象一个时刻,或许就在明天,三分种后可以一部完成度极高的影片呈现在眼前。而且镜头语言考究,色彩情绪饱满,人物表演自然,甚至还有让人惊喜的隐喻和蒙太奇。这个场景正在走向现实。

当“把视频拍出来”将不再是任何人的核心竞争力,就像今天没有人会炫耀“会用Word打字”一样,明天也不会有人炫耀“能用AI生成视频”。表达系统的门槛归零,意味着表达本身——你选择讲故事,如何理解人性、构建怎样的世界——成为唯一的差异点。所有依靠技术壁垒、信息不对称、资源垄断建立起来的优势,都会像潮水退去后的礁石一样,赤裸裸地暴露

在阳光下。那些靠套路化剧本、工业化生产、堆砌特效和明星维持的所谓“大片”,将第一个被淘汰。剩下的,只有真正打动人心,只有真正触动人心,只有真正触动人心。

进而,如同“股市杠杆”的归零效应,成为赢家通吃的终极逻辑,并且精准得令人战栗。

在股票市场,杠杆不会创造价值,但它会放大波动,让好的更好,差的更差。AI对影视创作的作用,完全符合这一定律。在杠杆的两端,做空的一端,平庸内容被加速贬值。过去,一部剧本平庸但制作精良的电影,仅凭视觉奇观就可能收获数亿票房。但在AI时代,视觉奇观不再稀缺。任何人都可以,用AI生成媲美好莱坞级别的画面。平庸的剧本将无处藏身。

做多的一端,顶级内容被超级放大。一个天才编剧,过去受限于制作能力,可能需要十年才能将自己的故事搬上银幕。现在,他可以在自己家里,用一个周末,生成一部完整的概念短片,直接展示故事的震撼力。资本就会疯了一样扑向这样的创作者。所以,AI不会让影视创作变得“分散”或“民主化”,恰恰相反,它会让产业更加集中。因为注意力是有限资源,当每

个人,准备好了吗?

东湖藏千秋

□ 郭扬华

山水吟

从云端俯瞰武汉,千湖星罗,水雾如纱。长江穿城而过,铮铮如铁;东湖静卧城东,袅袅如玉。一刚一柔,恰是这座城最深的底色。三十三平方公里水域,东湖的魂,埋在楚地的烟雨里。

百年前,东湖与长江相通,水患如虎。1899至1902年,湖广总督张之洞筑堤断水,将这片碧波从江涛中赎回。彼时的匠人未必知晓,他们的一道堤岸,竟为后世留下了一片兼具洞庭之浩渺与西湖之灵秀的山水。湖随四时流转:春水初生,淡淡染一层绿意;夏荷田田,凝一池翠色;秋风起时,落叶铺金;冬雪落尽,湖水泛蓝。山水相依,天然去雕饰,是时光打磨出的温润玉器。

东湖的魂,埋在楚地的烟雨里。公元前613年,楚庄王初立,令尹斗越椒举兵叛乱,战鼓擂响于今日东湖之畔。庄王亲鼓督战,鼓声如雷,旌旗蔽日。慌乱中,斗越椒一箭射中鼓架,山便有了名字,鼓架山。战乱平息,楚庄王问鼎中原,楚国迎来鼎盛。如今的山坡上,桃花灼灼,青松挺拔,战马的嘶鸣早已散作轻风,只在湖底沉成一层岁月的淤泥。

比战鼓更深的,是屈子的叹息。公元前340年,屈原自汨罗江,以瑰丽的想象开楚辞之先河。他两度流放,足迹遍布东湖之畔。“遭江夏以流亡”,那是他站在湖边,对着天地星辰的叩问。“长太息以掩涕兮,哀民生之多艰”,那份赤诚,如湖水般绵延千年,不曾枯竭。楚国亡了,屈子投江,但他的魂魄留在了下来。1955年,东湖之畔立起行吟阁,三层飞檐,翠瓦覆顶。屈原塑像高冠长佩,凝眸问天。郭沫若题写匾额,叶剑英赋诗咏叹。从此,屈子的行吟与东湖的波光融为一体,诗随水,水如诗。

时光流转至近代,东湖迎来了一位赤子。

周苍柏,1888年生于武汉,实业家。从1929年起,他倾尽三十万两银圆,购置荒地,建成“海光农圃”,1930

年起免费开放,打破了私家花园的藩篱。革命时期,他冒险为中共转交共产国际巨款,为鄂豫皖苏区保管金饰,与周恩来、董必武结下情谊,筹措经费、营救青年。长女周小燕以歌声振奋军心,次子周德佑为救亡牺牲,年仅二十岁。1949年盛夏,周苍柏将海光农圃献给国家,弥留之际,仍念叨着东湖的未来。如今苍柏园内,他手植的桂树枝繁叶茂,铜像凝眸远眺,望着他一生深爱的湖山。

如果周苍柏让东湖成为人民的湖,那么毛泽东则让东湖成为历史的湖。武汉是毛泽东除北京外待得最久的地方。他四十八次到访,四十四次入住东湖梅岭,最长一次停留一百七十八天。

梅岭,见证了中国命运的多重节点。三峡大坝的设想,三线建设的部署,葛洲坝工程的谋划,皆在此酝酿。六十四国九十四批外宾在此留下足迹,东湖成为中国眺望世界的窗。

1956年,畅游长江后,毛主席回到东湖,吃着清蒸武昌鱼,吟出《水调歌头·游泳》,笑言:“不吃你的武昌鱼,我是写不出诗的。”东湖的厚重,还在于人文与自然的相生。

不远处的湖北省博物馆,曾侯乙编钟与越王勾践剑静默陈列。两千四百年前的编钟,音域宽广,四十年前奏响《东方红》,让世界听见楚地文明的回响。越王勾践剑,千年不锈,暗纹如谜,沉默诉说吴越春秋的烽烟。珞珈山上的武汉大学,老舍舍、老图书馆掩映林间,春樱如雪,秋杏铺金,为东湖添一缕书卷香。

2016年底,一百零一公里东湖绿道全线贯通,五大景区连珠成串,“清水入湖,水清草长”从愿景变为日常。如今的东湖,是市民的乐园。春有樱,夏有荷,秋有红叶,冬有雪。大学生骑着单车飞驰,笑声随风飘散,青春与湖光相映成画。

东湖藏千秋。有形的湖山,藏着无形的魂魄。东湖的美,在四时风光里,在历史文脉中,在每个爱过它的人心里。

奋进人生如耙耕

□ 张明刚

戎马倥偬,光阴似箭。我自18岁参军入伍,至今已走过40多年的军旅人生。

我出生在鄂北随州市的一个小山村,村里有小学校,在这个小山村里我度过了童年,读完了小学和初中。就在初中将要毕业时,农村分田到户了。我6岁丧父,又是家中长子,为了家庭,15岁的我不得不中断心爱的学业,回家种那分得的12.5亩地。一边种地的同时,一边读我所能找到的书。

时值初夏,正是收割了小麦,准备种水稻的时节。最先干的农活,是耙田,即把水田里的土块耙平整、松软,以便插秧。

记得那天,我起了个早,太阳刚一露头就拉着耙,赶着牛来到了田间。我没有师傅,也没实习,上来就干。学着别人的样子,我在耙前用牛套子和牛兜嘴套好两头耕牛,赤脚站在耙上,一手拉着系在耕牛头部的缰绳,一手拿着牛鞭握住提

耙用的另一根绳子,开始耙水田。

或许耕牛欺我年少不听话,或因我是新手驾不住,开局不顺。任我大声地叫喊着驾驭耕牛的口诀——“哒哒”“咧咧”,不断地挥动着手中的牛鞭,那两头耕牛却无动于衷,拒不配合,要么耍赖站着不走,要么故意猛走两步,如此反复,步调一致。我实在没招也没耐心了,就用牛鞭抽打耕牛,没想到耕牛突然使劲往前一蹿,将我摔倒在耙下,尖利的耙齿刺破了我的腿肚子,浑浊的水面上顿时漂出了殷红的鲜血。

我咬紧牙关,忍着疼痛,止住眼泪,一骨碌从水田里爬起来,不顾满身泥水,也不包扎伤口,若无其事地继续耙耕……再摔倒了,再爬起来……就这样,一天下来,耕牛被我驯服了,耙地的技术被我掌握了。

到了晚上,尽管我累得精疲力竭,但翻来覆去,怎么也睡不着。首战告捷,我豪情满怀,信心十足,坚定地认为今天收获很大,将终身受益!村里一位老庄稼把式曾对我说

耙地是最难、最危险的农活,而这个难题今天已被我“拿下”,今后还有什么大不了的事呢?我深感悟并快乐着。

很快,各样农活我都学会了。我种的地第一年就有了好收成,终结了家里吃不饱饭的历史。我书也读了不少,尤其是文科大有长进,常有写作的冲动、激情和幻想。劳作之余,我舞文弄墨,做起了作家梦。

但两年多后,为了给家里减轻负担,只有初中文化的我由母亲领着报名当了兵。我第一次远离故乡,来到位于原中苏边境的绥芬河畔,成为一名边防战士。

凭着耙地时那不怕苦、不服输的劲头,我刻苦学习,努力工作。东北守边关,老山前线打仗,军委机关工作……不知不觉中,我的军旅生涯已有40多年,我也从一名初中文化的农村青年成长为陆军少将,并受聘国防大学兼职硕士生导师。年龄在增长,阅历在加深,岗位在变动,但我一直没有忘记初心,一直没有停止对知识的渴

求和对文学的追求,一直没有放下手中的这支笔,“从戎酷爱一支笔,乐在边陲写春秋”,这是我在团里当士兵时,上级机关总结我个人事迹材料用的题目。

我坚信“读书改变命运,写作成就人生”,并一直笔耕不辍。2022年,我的作品集《军履回望》由人民出版社出版,迄今已重印10次,累计发行15万余册。团中央将其作为励志教材,向全国千余所重点扶持县高中赠阅1万余本。铁凝为这部书作序,称“这部作品让读者从中看见了一位时代追梦者有血有肉、有胆识、有担当的英姿和风貌。”

从学生到农民,从农民到士兵,从士兵到将军,所有这一切,虽然我个人奋斗的一面,但归根结底,主要是党组织和人民军队培养和教育的结果,是祖国和人民养育的结果。

回顾我60年来的人生,可以用两个字概括:耙耕。是的,耙耕,少时在课堂,后来在田间,如今在军营。

耙耕,我将继续前行。

唱给苍天听的歌谣

□ 黎琪珍 陈敬黎

唱歌的最高境界是唱给苍天听,那一声声呼唤,无关荣辱,仅仅是用心唱给苍天听。

其实,所有艺术创作都应该追求这种至高境界,就是用心把自己精心创作的作品唱给苍天听,捧给苍天看。

原定于2023年8月在四川达州举办的中国第七届钢笔画展,有着“中国钢笔画第一人”盛誉的毛才奇,因为在海外举办画展,却被疫情困在国外,正在办理回国手续,不能按时携作品参展,画展举办方决定将开幕日期推迟两个月,等待毛才奇归来,携新作参展。这是举办方对以毕生精力,致力于钢笔画创作的毛才奇的尊重和他作品的认可。

办理妥回国手续后,已经古稀之年的毛才奇立即启程回国,丢下行囊,一头扎进他在风景如画的湖北九宫山下的画室,赤膊上阵,穿着短裤,紧握着手中的钢笔,在一张硕大宣纸上画线、丑点四十一天,一幅巨幅钢笔画《嘉材竞秀》跃然纸上,这幅作品以顶天立地的笔直的栋梁之木为创作主题,寓意日新月异祖国人才辈出,展望祖国的更加强大。

创作完毕,毛才奇心满意足地拖着沉重的步子走出画室,站在凉

台上仰天长吁了一口气,遥望着天际那片漂泊的云,长长叹了一口气,仿佛隐隐听着一声长叹:苦了你!他很清楚自己出现了幻觉。他相信,在这茫茫天际间,有一双眼睛始终在盯着他——是那个陪伴他跨越万里大洋,到休斯敦去举办个人画展,为他端茶倒水,洗衣做饭,为他擦汗上墨,却倒在国外,再也回不来了的他一直叫“金老师”的妻子,在用她几十年如一日敬佩的目光看着自己的爱侣,含泪一笑说:苦了你!

几十年来,毛才奇默默地蜷缩在自己的画室,用自己手中的笔,诠释着大音希声、大雪无痕的精髓。艺术创作是每一个真正的艺术家都需要在忘我的境界,用苦行僧的生活方式去寻求世间根本看不见,只在他心底萌芽,在他笔下开花后再现人世那最美的一面。真正的艺术家,只把心底的歌谣唱给苍天听。

2018年,在湖北美术馆举办的毛才奇钢笔画展上,观者如云,大家都惊叹于挂展画作的美不胜收。

毛才奇生长在风景如画的通山,他家乡的大山上遍地的枫杨树如戈壁滩上的胡杨树一样,有极强的生命力。这些大树把根深深扎进乱石堆中,艰难地吸取营养,维护大树千年不死。凸出地面的树根像一

只只苍劲有力的手,紧紧抓着土壤,稳着大树千年不倒,即使它轰然倒下,也因为千年磨砺的钢筋铁骨而千年不烂。

这样的生活环境,给了毛才奇最初的创作灵感,年少时拜师,使他熟练掌握了绘画技法,后来他以扎实的绘画功底考入中央美术学院舞台设计专业,系统的学习使他的作品有了质的飞跃。

毛才奇选择的都是积极向上的创作题材,而表现这一题材的创作素材,都来自大自然中最能表达他情感的挺拔的树,特别是生命力极强的枫杨树。

年轻时我们便与毛才奇相识相知,我们每次去通山,总是坐坐他的画桌前,看他丑点画线,听他对艺术创作的见解,看他一幅作品初具雏形,看他一幅力作跃然纸上,我们由衷地赞叹他精准捕捉创作题材的敏锐,钦佩他对艺术的执着,显示了一个真正艺术家应有的风范。他的作品被各大媒体和政府部门推介出去,挂进各大展厅,成为人们的精神食粮。

我们不是画家,没有资格去评论画家作品的得失。我们只能说毛才奇是我们的榜样,是一个只在艺术土壤里埋头耕耘的画家,是一个可以终身为师的艺术家。

把自己用心创作的歌谣唱给苍天听,人世会有回响。



《劳动者——我们的天空》中国画组画 李孟作

江岸饮茶记

□ 贺磊

江水北流,而风是东风,我的帆布椅,像一叶舟,停泊在岸的臂弯,轻轻晃晃,像刚学会摇橹的人,把自己晃成了一阵涟漪。

岸边柳条,仍在不停地拂着暮春,若再拂下去,我眼角的细纹就会落入江心,鬓边的霜色渐渐转青。

像壶底那几片枯叶,被一江春水唤醒,在杯中推开青涩的晨光。

劳动最美(歌词)

□ 黎耀成

你巧借日月光辉,用汗水浇灌大地芳菲;风霜雨雪挥挥手去,从来不退;当你悄然回眸,又见硕果累累。

你总是鞠躬尽瘁,用心血写下无怨无悔;追求卓越勇争先,又闻欢声如雷。

劳动最美啊,劳动最美,奋斗的身影撑起丰碑;追梦的人儿不停步,展现大作为。劳动最美啊,劳动最美,拼搏的故事有口皆碑;圆梦的凯歌在飞扬,幸福笑扬眉。

蕲之春

□ 熊启文

春天,汉口的小区里,一派色彩缤纷。我家窗台前,一片绿茵茵,艾草挤挨着,瘦直茎秆上,叶子差序舒展,形似菊花,泛着白色茸毛,不施粉黛,散发些我所钟爱的味道。

面前这蓬艾草有个专利名字,叫蕲艾,“蕲”字读音qí,是从医圣故里移栽而来。前年春天,去乡下采风,听闻蕲艾的前世今生,地道的新奇。回城时,去漫坡野地,挖出几棵艾草,连同盆状的泥土,一并装车捎回,种进阳台花盆。这番操作启发于一件旧事,从黄冈参军到唐山,临行前,奶奶偷偷地把我一包用红纸裹着的艾草,塞进我的行囊,那是一包壮土。奶奶避了人和我说话,如果水土不服,老是想家时,可以沾点,泡杯热水,喝了。盆中的艾草,不负我心,终于长成医圣故里应有的模样。

春天里,山地田埂上艾草野生旺盛,蓬勃得像一块块地毯。沟沟渠渠间

水芹菜疯长恣肆,朴素得像村里的小芳姑娘。家燕低飞,蛙声震荡——这是医圣李时珍的家乡春天,给我的第一印象。乡亲们就地取材,用艾草和水芹菜炒蛋招待客人。摘些艾草嫩叶与蒸熟的糯米糍合,做成糯软的艾粿。采上水芹菜,洗净切段,水灵地伴着鸡蛋炒出,色香味俱佳。

总记得,站在地头,乡亲们豪言:“世上只有两种艾,一种是蕲艾,另一种是其它艾。”硬要将它与世上百十种艾草区别开来。见我脸上挂满质疑,乡亲们拉着我到李时珍纪念馆,搬出大部头《本草纲目》。当地土生土长的李时珍,早在明朝写就这卷大书,书中记载:“(艾叶)自成化以来,则以蕲州者为胜,用充方物,天下重之,谓之蕲艾。相传他处艾蒿不能透,蕲艾一灸则直透彻,为异也。”《本草纲目》是中国典籍,世人皆知,不可谓依据不充足。乡亲们

又说,李时珍之父李言闻曾撰写《蕲艾传》,赞其“产于山阳,采以端午,治痲灸疾,功非小补”,李氏父子曾多次在蕲州城郊麒麟山采集艾叶标本,种在家园搞研究,才让蕲艾之名为人接受。

走进新时代,蕲艾迎来一个又一个春天。随着乡村扶贫政策实施,当地敢为人先,从中国中医药协会手中争取上“中国艾都”金字招牌,开办一年一度“蕲艾文化节”,牵头制定蕲艾叶的省级地方标准,标准引领产业发展。又公开发布《蕲艾全产业链标准体系》,涵盖种植、加工、服务、检测等数百项标准。

回到蕲春县城,漫步在景观河岸,不时遇见蕲艾养生馆,一股神清气爽。

近代考古新发现,“蕲”字在殷商时代的甲骨文中形状极像一棵“带花的草”,表示“祈求”之意。蕲春,位于大别山南麓,长江中游北岸,境内有一条发